

憶陳誠將軍

樂怒人

在我的回憶中，和陳辭修（誠）將軍祇有兩次的會晤，印象深刻。而且兩次都在抗戰時期，爲了勝利，爲了國家。

民國三十二年初，政府根據同盟國軍事會議的決定，加緊佈署對反攻緬甸的作戰事宜。當時的反攻計劃，頭一個目的是打通中印公路——即舉世聞名的雷多公路「Ledo Road」，使美國在租借法案下供應中國抗日作戰所需的軍火和物資得以大量運到中國。因爲自從日敵發動太平洋大戰，侵佔全緬並占據我滇西怒江西岸要地龍陵、騰衝一帶後，我們的國際交通線，只能靠從印度加爾各答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峯」，以達雲南省會昆明的空中運輸。

空中運輸量太有限，因此盟軍合作，反攻緬甸，把盤據在中印緬邊境一帶的日敵驅逐。再從印邊雷多小鎮，建築一條翻越野人山，再經緬甸北部而達滇緬公路原線上的臘戌，進入雲南境內。中印公路暢通以後，美國大批軍火和物資即可沿中印公路運送到中國，根據中美會議決定，裝備四十個現代化的師，從中國南北各戰場，向日敵作大規模的反攻，以策應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反

攻，使日本軍閥在海上陸上遭遇強有力的反擊，實現戰勝日本的全盤計劃。

反攻滇西緬北，計劃使用我在印度訓練裝備完成的「中國駐印軍」——也就是第一次入緬遠征失敗後退入印境的殘餘部隊，再加上國內的大量補充，正式成立「駐印軍」的新建制，擁有兩個步兵師，和兩個砲兵團、兩個工兵團，以及兩個戰車營的新軍——以及在雲南境內成立的「滇西遠征軍」——下轄第十一集團軍黃杰部及第二十集團軍霍揆章部——滇西遠征軍的司令長官，即由陳辭修將軍兼任。反攻計劃是同時發動駐印軍和遠征軍對日敵的攻擊，兩面夾擊緬甸北部，預定在緬北重鎮的臘戌會師爲止；也就是說會師以後，中印公路在隨軍修築的情況下，即告全線完成，全線通車。

某次，我忽然接到柳克述先生的電話，約我在某日某時，前往會晤陳辭修將軍。他說因我在中國入緬遠征戰役中，曾代表英國路透社前往隨軍採訪，深知滇緬情況，以及第一次遠征失敗的原因；而這些史實，當時受限制不能發表，在我局受日本軍閥「大東西、沃榮園」的迷惑引誘，許多緬甸領袖，甚至一般民眾，都有親日的言論和行動。不但仇視英國人，而且對中國人也加以敵視，認爲中國人派兵入緬，是爲了幫助英國人不許緬甸獨立，只有日本人才是緬甸的救星。

爲此，陳將軍也約了謝仁劍先生去，謝那明的新聞報導和專書中也因檢查關係，不能暢所明

言。現在爲了要反攻，應該檢討前次失敗的許多真正原因，以作參考，以利反攻，所以陳將軍要約我面談。

原來，柳克述先生會在我們新聞事業專修班上擔任過特約講師，主講中國的行政制度。同時，他又是陳將軍的主任秘書，因此他向陳將軍推介，最好約我去面談一次，可以得到對滇緬反攻時有關問題的參考意見。

記得在兩路口陳將軍的官邸內，我準時會見了我久仰多年的辭修將軍。

會客室內早有了七八位將官級的軍人在酷候。另一位穿西服的文人，便是我所認識而且同時在第一次入緬遠征時負有任務的謝仁劍先生。他在第一次入緬時，曾隨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先生去，對緬甸政界人士有所工作；因爲緬

正擔任中英文化協會的秘書長。我穿着草黃色中山裝，在會客室中我年紀最輕，還不到三十歲。我們等侯不久，陳將軍從外面回來，他那年不過四十出頭一些，短而健的身材，着黃絨軍服，腰佩皮帶，領上那付上將領章，金黃色的三星閃爍明亮。他臉色極為飽滿紅潤，精神充沛得很。先經過會客室，和起立相迎的我們含笑打了招呼。他進到辦公室，第一位便約謝仁劍先生進去面談，十幾分鐘後，我即是第二位被邀請進去的。當時那七八位中將少將，有的年已五六十歲，看見我這位文綢綏的小夥子，被陳將軍儘先請了過去，臉部頗有驚訝表情，也不知道我是何種人物？那方好漢？其實，從這些細節，也可以看出陳將軍對待文人總另眼相看，有着傳統的高層人物具有「禮賢下士」的作風。

寒暄一過，陳將軍即以柳先生所推介的理由

，要我不客氣地分析第一次緬甸戰役，同盟軍，

尤其是我們中國遠征軍所以失敗的原因。自然，

他所側重的不是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而是在國際

政治上英方和緬方的許多事情。自然也附帶問了

我些對作戰上的是非得失，特別是有關盟軍的合作問題上。

我早已有了一番準備，把要點緊記在心，陳將

軍所想要詢問的，當然不出我所預料的問題。因

此，在那次短短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內，我已儘

可能闡述和批評了第一次入緬遠征的觀感，也提

出了反攻發動前，對英方，特別是對緬方應該做

的一些重要事情的意見。

陳將軍聽得很仔細，他桌上還有一本紀事簿

山裝，在會客室中我年紀最輕，還不到三十歲。我們等侯不久，陳將軍從外面回來，他那年不過四十出頭一些，短而健的身材，着黃絨軍服，腰佩皮帶，領上那付上將領章，金黃色的三星閃爍明亮。他臉色極為飽滿紅潤，精神充沛得很。先經過會客室，和起立相迎的我們含笑打了招呼。

他進到辦公室，第一位便約謝仁劍先生進去面談，十幾分鐘後，我即是第二位被邀請進去的。當時那七八位中將少將，有的年已五六十歲，看見我這位文綢綏的小夥子，被陳將軍儘先請了過去，臉部頗有驚訝表情，也不知道我是何種人物？那方好漢？其實，從這些細節，也可以看出陳將

軍對待文人總另眼相看，有着傳統的高層人物具有「禮賢下士」的作風。

寒暄一過，陳將軍即以柳先生所推介的理由

，要我不客氣地分析第一次緬甸戰役，同盟軍，

尤其是我們中國遠征軍所以失敗的原因。自然，

他所側重的不是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而是在國際

政治上英方和緬方的許多事情。自然也附帶問了

我些對作戰上的是非得失，特別是有關盟軍的合作問題上。

我早已有了一番準備，把要點緊記在心，陳將

軍所想要詢問的，當然不出我所預料的問題。因

此，在那次短短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內，我已儘

可能闡述和批評了第一次入緬遠征的觀感，也提

出了反攻發動前，對英方，特別是對緬方應該做

的一些重要事情的意見。

我早已有了一番準備，把要點緊記在心，陳將軍所想要詢問的，當然不出我所預料的問題。因此，在那次短短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內，我已儘可能闡述和批評了第一次入緬遠征的觀感，也提到了反攻發動前，對英方，特別是對緬方應該做的一些重要事情的意見。

陳將軍聽得很仔細，他桌上還有一本紀事簿

，有時他用筆在上面記出些要點。

我辭出時，特別表示立志要去採訪反攻軍事

，希望在滇緬國軍會師的時候，為全國，為全世

界發出勝利的捷報；也預祝他旗開得勝，旌麾所

指，日敵被殲。

另一件事，在民國三十二年六月，我和陳將

軍又有過接觸。

五月初，在以漢口為大本營的日敵，為了打

通長江上游防線，進犯我抗戰陪都重慶的門戶，

威脅我根據地的四川起見；動用了十萬之衆，配

屬海空部隊，從已佔據的宜昌、華容、松滋、石

首西犯。

這一帶是屬於第六戰區的防務，而以在鄂西

的恩施為湖北戰時省會，第六戰區司令部即設在

恩施。最高負責人是司令長官兼省主席陳誠（辭

修）將軍，副司令長官是孫連仲將軍。

敵軍的攻勢非常猛烈，但我們在這一帶早有

週密而堅強的佈署。因為就形勢而言，鄂西萬山

重疊，一江如帶；這一片大好河山，正是當年我

國戰時首都重慶的前衛。

清人顧祖禹在其名著「方輿紀要」上曾經對

四川的形勢說過：

「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足以王，下足以

以霸。」又說：「欲蜀之不亡，必以戰乎。以戰

為守，守必固；以守為戰，戰必強，守劍閣者不

以劍閣，守瞿塘者不以瞿塘。」

從當年保衛抗戰根據地的形勢來看，便是戰

於境內不如守於境外的戰略原則。鄂西既然是『

抗戰建國』根據地四川的外圍屏障，我們依照戰

於境內不如守於境外的戰略原則，鄂西必守，不然，鄂西有失，四川就會被敵人侵入。

一場大戰之後，我們擊潰來犯的敵軍，確保鄂西的安全，造成當年震動中外的捷報之一，即戰史上所稱的「鄂西大捷」。

全國歡忻萬狀，重慶方面立即組織「全國鄂西將士慰勞團」，由黨國元老張溥泉（繼）、湖

北耆宿孔欣燮（庚）分任正副團長，再由各界推派代表參加，在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從重慶長江南岸的海棠溪出發，攜帶現鈔、醫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大小卡車汽車十輛上下，浩浩蕩蕩，沿川黔公路再轉川湘公路，以三天三夜的旅程，到達

恩施。鄂西大捷前後，重慶中外記者早已先後趕去採訪。及到全國慰勞總會組織慰勞團時，重慶報業聯合會，公推尚未派出記者去採訪的益世報、新華日報和國民公報各派記者一人參加慰勞團前往勞軍並作隨團報導。

益世報是天主教所辦，它派出了採訪主任李星可代表參加。新華日報是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抗戰期中，政府特准），它也派出了採訪主任

陸詒。國民公報是四川資格最老的民營報，先在成都出版，抗戰興起後遷往重慶。那時社長曾通一（道）先生，是國民黨的先進人士之一，不知爲何，他不派採訪主任陳丙一，而派了在編輯部的筆者代表參加。可能是因爲我曾任戰地記者二

三年，富有戰場採訪經驗的關係。

我們三人算是新聞界代表，是團員身份，而不是隨團記者。那次前往的各界代表團員，今日

在臺灣省的，還有當年屬於「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成舍我，屬於金融界最近逝世的國民大會代表范鶴言等人。

到了恩施，我們慰勞團反而受到長官部和省政府以及恩施各界的盛大歡迎，成了「反慰勞」。當然，最高軍政負責人戰區司令長官陳辭修將軍那次特別高興，因為自從抗戰以後，他所指揮的戰役，還是第一次贏得了大捷，轟動中外，不但為中國本身的抗日戰爭，而與歐洲盟軍的捷報，東西呼應，使同盟國在歐亞的最後勝利，又獲得了更進一步的保證。

不料慰勞團在恩施三天被「慰勞」之後，從張溥泉團長起，不提起轉赴前方反而準備要返重慶。

陳長官等自然頗為不悅，前方打勝仗的部隊正在等候慰勞團去共聚一堂，祝捷紀勝。從重慶到恩施的記者還有幾人，大家知道我和陳長官尚有交情，推我向陳長官洽商，請求給予許可，並供給一切便利，代表慰勞團赴前方勞軍。我在晚宴前，遂單獨往晤陳長官表達同業們的意見。

陳長官聆悉我的建議，非常欣慰，命令副官處長準備交通工具，並與前方各部隊聯絡，希望我們翌晨即行出發。

陳長官在晚宴上告訴了張溥泉團長，溥泉先生也極為高興，當晚指定我為領隊，沿途負責一切。

翌日晨光曦微中，一輛大卡車，載着我們前線慰勞隊，沿公路行駛一百八十公里，到達長江南岸的巴東，再改乘小輪順長江，穿巫峽，前往

江防第一道要塞石牌，慰勞戍守長江第一重要門戶的海軍將士，並參觀砲臺。在巴東縣和石牌要塞，對軍民各界報告，全由我以領隊身份擔任。

石牌之後，從長江南岸上陸轉前方，慰勞大捷後的幾師部隊。我記得，曾在徒步赴前方的途中，遇上幾位軍官，從他們的裝束看去，和下級軍官並無何種差異。因為在前線，服裝既不必穿整齊的制服，階級的領章更不戴出來，所以外人無法認別，這也是為了防諜防奸的緣故。

後來一寒暄，才知道軍中有一位正是這次大捷的主力部隊的長官，第十一師的師長胡璉少將。我們圓滿達成在前方慰勞的任務，只是我因受前線將士「反慰勞」，為了喝醉弄出一場不小的麻煩事，實為「嘴上無毛，做事不牢」的一例。我和陳辭修將軍在個人間的會晤，僅有上述兩次。此外，在公共場所，聚會席上，那自然還有過採訪性質的接觸。他出任副總統後，我多不在國內，反而成為緣慳一面了。

中外文史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敘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